



龜山先生集卷第二十八

墓誌銘

王母朱氏墓誌

王母朱氏世家延平居士諱某之女王父先娶蕭氏
夫人乃繼室也夫人之歸曾大父已沒獨曾大母猶
存其為人嚴憚不妄戲笑躬以勤儉畜子孫有節專
靜而無嗜好人莫測其欲以故左右給使鮮有中其
意者夫人事之常得其歡心治家事中外輯睦配王
父無違德其歲時奉祀割牲省噐必親臨之未嘗委
諸婦終其身不懈生子二人二婦皆少亡諸孫幼失

所恃夫人朝夕撫養必知其燠寒疾痛綴完緝弊率躬為之比其成人悉教以義方故諸孫卒得所恃為成人夫人之力也其天資柔靜婉淑事無小大喜怒未嘗見於色居常好善唯恐有弗及故卒受夫社以康寧壽考終其身逮諸孫有婦猶執女功不替諸子孫或止之曰為母而年八十亦可以已矣雖不躬為之其憂無人乎何自苦如是耶夫人從容言曰為婦而執女功乃其常也汝何異哉且吾雖老矣使吾明衰而視昏則雖欲彊為可得乎吾之所以不已者第吾力之所能勝耳汝何怪耶其後子孫雖屢止之其

志終不可奪也王父諱某有子五人曰某曰某夫人出也孫男六人曰助曰夢曰時曰度曰州僕曰二僕曾孫三人曰迪曰迥曰適女二人皆幼享年八十有三熙寧十年某月某日以疾終某年某月某日塋于白土之原其仲孫時為之表而告其子孫曰而子而孫實繁且夥誰其育之王母是安迨其成人棄汝而歸寸草有心孰報春暉日往不復形終此瘞刻石墓左以示來裔

張氏墓誌銘

殿直楊君一日詣予而告曰安持之皇祖考有高世

之行得無生忍法於善知識者其事有禮部侍郎李公常朝奉郎劉公誼之銘文可考不誣也二公皆當時顯人而一言之出足以信後世則雖沒不朽矣獨念吾母氏之賢配先君無違德而其沒也不克銘以葬使閨門隱行湮滅而無聞將無以昭示後世子孫用是為大懼欲以銘累公不識可乎予得二公銘文讀之竊歎楊氏世為江西右族貨累鉅萬而其父子不以一毫入其胸次飯蔬飲水與遺世絕俗之士游卒能坐亡立逝無怛於死生之變則其所養可知矣而夫人事其舅以為賢婦配其夫以為賢室是宜銘

乃叙而銘之使歸而揭之墓上夫人姓張氏南康軍建昌人居士諱某之室也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皆隱德不仕夫人資靜淑尤謹於事佛樂善好施姻族內外貧窶者必歸焉元祐戊辰六月二十四日以疾終于家越明年正月二十日葬于洪源之南享年四十有二生男八人女四人長曰安道安世安止安行安時皆業儒曰正真為浮屠氏曰安持紹聖中以材武得官今為左班殿直監杭州餘杭縣浣坎鎮乃其次子也銘曰蠢茲世人徇物喪已驕吝日滋富不期侈於惟楊氏已物兩亡家累萬金視猶糝糠允矣

夫人其德克配刻銘墓傍以詔來裔

蔡奉議墓誌銘

安禮既沒之明年其族兄某以其第亢踵門而告曰先兄疾大漸顧而謂亢曰吾不幸至於不諱宜以銘屬公今墓有期敢以請予曰吾於安禮有平生之舊朋友之恩非一朝燕游好也自幼學以至成人十餘年間出處語默無一不同者而以銘屬予予雖不能文其何可辭乃叙其世族歷官行事始終之大節而銘之曰君姓蔡諱元方安禮其字也南劔州將樂人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君世富貴諸父皆浮侈安

費殆盡獨君之皇考能自力不計有無資君以學君亦感激奮勵焚膏繼晷不少解窮探博取發為辭章卒以名聞于時熙寧九年同進士出身主饒州鄱陽簿移福州懷安惠州博羅縣令因薦改宣德郎知建昌軍南豐縣以年勞改奉議郎紹聖四年某月某日以疾卒于官享年四十四君為人果毅明達與朋友信不詭合而安隨遇事立斷不可回撓初為懷安代有日會更役法君親為按籍一日而差畢吏不得搖手為姦利用以為怨君既去旁邑吏舞籍為隱漏以賦敗陷重辟無一免者吏始相慶德君曰微令嚴而

明吾屬無類矣異時君過境上故吏逆君拜庭下以是為謝其在南豐歲適大饑流亡孳踣者相枕藉君為法振之賴以全活者不可勝紀君之為政彊敏與民為條約而不可犯然簡節而踈目民亦易避也其破茲剔蠹必鋤盡根穴乃止故所至有風績吏畏其威而民安樂之也某年某月某日葬于卞山之麓君娶鄭氏生二女再娶黃氏無男以其弟之子某為後昔君每以書抵予未嘗不以是為憂今其已矣悲夫銘曰謂天爾嗇兮胡德之純謂天爾厚兮後胡不蕃憑大靈兮騎雲歟天闔而上訢兮邈乎不聞惟有德

為不朽兮長存後欲有考兮視此銘文

俞氏墓誌銘

夫人俞氏予伯父諱某之繼室也曾祖諱英祖諱懷選父諱守瓊世為南劔州人自皇考而上隱德不仕以貧傑其鄉子弟始皆業儒為名進士夫人端靜嚴飭不妄笑語雖遇子弟未嘗有戲慢之色治家勤約有節中饋之事必身親之至老不懈初伯父亡子尚幼夫人以孀稚自營攻苦食淡仰取俛拾卒克有家子孫賴之不墜先業元符三年十有一月甲戌以疾終享年七十有二伯父有子五人其二夫人出也曰

昞曰允蹈崇寧元年九月丙申葬于龜山之陰始夫
人疾革予方以漕檄竊食清流北歸省之床下已不
能言猶頷之若有囑予者嗚呼意欲何言耶於其葬
乃泣而銘之銘曰陰靜而畜茲理之常無非無儀婦
德乃光淵哉夫人展也其臧刻銘幽宮以示不忘

游執中墓誌銘

昔余為太學生吾友定夫嘗為余言其族父執中先
生之賢余聞而心識之願見而未之得蓋三十年餘
至建中之初余被檄貳令於其鄉邑始獲從之游聽
其言稽其行參之於其所學信乎定夫之所稱無一

辭溢也於是相與為忘年之交而恨相得之晚先生
既沒逾數年而吾友定夫復狀其行致其子處道之
意請銘於余余何可辭先生諱復字執中姓游氏世
為建州建陽人曾祖諱惟真祖諱耿父諱仲孫皆隱
德不耀先生資孝愛總角已知彊學砥礪竭力以養
其親家乏無經月之儲而親意未嘗一日不怡族父
元聰明有精識於子弟中尤器之見謂有特操既壯
學益富行益脩邑里旁郡見者竦服聞者悅而信之
多遣子弟從之游遠近相屬也其學以中庸為宗以
誠意為主以閒邪寡慾為入德之途常以晝驗之妻

子以觀其行之篤與否也夜考之夢寐以卜其志之
定與未也其與人謀委曲周盡不啻如在已其教人
禁切其不善而開其善鑄論之詳不少回隱不啻如
其父兄故聽其言者初若難入然終察其為愛已也
亦或以忠誨成懟憾先生終不改曰寧人負我無我
負人蓋直道不苟自其性然也以故鄉曲之士嘗受
經其門者往往率德自好讀書亦求心到自得以善
其身其成就人才蓋非碌碌口耳之習也少不事舉
業晚徇親意一舉於有司不第而止以某年某月某
日終于家享年六十有五夫人江氏宣德郎汝舟之

女配君子能致婦順以得舅姑之懽心先十年卒子
男三人處道舉進士亦遵遺訓不敢失墜處仁處厚
早卒女一人既嫁未兩年而嫠守義不改適皆其醞
藉然也處道以其年某月某日葬先生於歷衝之原
先生貌溫而氣和望之如枯木槁枝而堅挺之姿睟
然可見不問知其為常德君子也道廢千有餘年謬
悠荒唐之辭盈天下學者師其言尊其道而侈大之
非徒雕龍灸輶而已夷考其所知未有能躡其樊者
也真行之徒猶擿埴於康莊之衢眩然莫知所止故
物我異觀天人殊歸而高明中庸之學析為三致士

於斯時欲肄業考疑則無其師資以輔仁則無其友而枝辭蔓說亂經矣先生德足以私淑諸人學足以垂世傳後而士之欲求師友者莫宜於先生也不幸老死於窮閭陋屋之間而不大顯於時可哀也已銘曰於戲先生圭璋之珎韞質不耀噐藏于身多文之富曷云其癯學無欲清惟道之腴以此易彼孰云不臧人雖弗堪潛德愈光歷衝之原望之畢如遺風若存百世不渝

鄒堯叟墓誌銘

先生諱某字堯叟姓鄒氏其先出于魯國之邾唐季

之亂避地閩中故今為邵武軍泰寧人曾祖某祖某父某皆不仕先生自少有文尤工詞賦比壯游四方始從中山劉公先生彛為學六經之旨百氏之書無不該洽旁穿曲貫各得其宗汪洋大肆發為文章遂以名聞於時嘉祐中登進士第調淮陽軍司理參軍丁父憂服除再調南劍州劍浦縣主簿監建州買納茶場移福州閩清縣令用薦者改宣德郎知宣州宣城縣元祐四年二月十八日以疾卒于官舍之正寢享年五十有八先生為人重厚寡言雖家人未嘗見其喜愠貌溫而氣和遇事堅正不可以非義回屈初

在淮陽卒有受杖不服而肆言守怒欲斬之議不決
以其事付先生已而復欲遂前議先生不受令守益
怒先生以為事在有司則有常法執之不移士論躓
之其涖官臨民雖冗職必盡力故所至有風績其決
獄聽訟鈞考簿書赴期會他人觀之若不勝其煩先
生處之裕如手未嘗釋卷也故其用志益深學之所
造者遠矣先生既沒子尚幼大觀元年十二月十五
日始克塋于常州宜興縣善拳鄉橫山村黃宗塢之
原娶劉氏先生彞之女也子男若干曰某曰某嗚呼
先生學克其志而用不究其才一時朋游共學者登

顯仕居要津視其顛仆忍不一引手提掖之卒以窮
死噫命矣其尚誰尤故叙而銘之銘曰有美斯人君
子儒兮純明篤實允式孚兮胷中之藏羅瓊琚兮位
卑德尊慘莫舒兮汗血龍駒繫荒嶠兮雲帆蔽天膠
沮洳兮天地吸噓鼓洪鑪兮鑄物範形曾莫圖兮自
爾遭之人莫如兮既厚爾德孰云癯兮黃宗之原安
此居兮鏤石紀辭永無渝兮

吳國華墓誌銘

延平據閩之要津號稱多士而以學行著聞鄉閭者
吳氏有三人焉曰某字及之曰某字季明而審律先

生其一也當嘉祐治平之間士方以聲律偶儷之文
爭名於時而三人者獨相與切磋以窮經學古為務
不事科舉退老于家若將終身焉其能自拔賢於流
俗遠矣其後季明以經行被召不赴授某官而審律
先生晚亦出仕獨及之卒於布衣予視三人者為前
輩而少得從審律游最厚先生不予鄙進而友之今
其亡也以銘屬予予何可辭乃序而銘之先生諱儀
字國華世為延平人曾祖諱某贈某官父諱某皇任
某官先生為人剛毅篤實洞見城府而善善惡惡無
所容貸其事親以孝顯交朋友以信義著自少篤志

彊學老益不懈六經百氏之書蓋無所不究窮探博
取自信不疑尤深於詩易皆有成說晚益玩心於象
數音律之學自為一家有文集若干卷崇寧五年詔
求天下遺逸部使者以先生應詔辭不就已而敦迫
之乃乘驛就道今相太師公見而說之授將仕郎大
晟府審驗音律未幾府罷先生亦浩然而歸不復出
矣大觀元年某月某日以疾卒于家享年若干某月
某日葬于某所先生娶陳氏某人之女無子有女三
人長適某次適某皆先卒次適某官楊某嗚呼吾聞
有德者必有後而先生乃無子以奉其祀是尤可哀

也。已故為銘詩以慰諸幽。銘曰：人孰無宗，世久則遷。惟德與名，萬世之傳。德名之孚，先生有之。不亡者存，夫又何悲。

吳子正墓誌銘

君諱思，字子正，姓吳氏，邵武人也。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累贈宣德郎、母朱氏封蓬萊福昌二縣太君。君之皇考以上世有隱德，至君始以進士起家中元豐三年，第授蘄州黃梅縣尉，再調處州右司理參軍。俗獷悍，喜訟鬪，吏明習法令，挾以為姦，故獄事視他郡為難治。君敏達，彊濟，吏不能欺，事至迎刃輒解，無

留獄。會昌民有誣告毒死者，縣獄具，君為直其寃，得不死者五人，令很復訟，君不已，彌年不能決，其後更二獄卒，如君所直也。君之全活五人，法當遷秩任事者，隱不以聞，而君亦置不問也。曰：吾為理官，獄求生，斲盡吾職而已，無他覲也。聞者以君為長者，就移和州防禦推官，知吉州吉水縣事。縣有老吏舞智玩法，為邑巨蠹，君得其狀，繫治之。吏窮迫，欲以事污君，緩其獄。闕君之亡，謬為家問，置金其中，囑小吏內之。君夫人黃氏得書，覺重疑之，却不受。君適自外至，發書得金，詰其所自為誣者，情得咸伏，其辜。故縉紳皆知

黃氏之賢而益竒君繩家有法也用是當路交薦之
改宣義郎知池州建德縣君始至大興學校勸農桑
教民力本歲餘邑大治訖去獄無繫囚民到于今頌
之以年勞改宣德郎上即位覃恩遷奉議郎賜緋衣
銀魚辟福建路轉運司管勾文字明年丁太夫人憂
服除監江州廣寧監會更錢法日夜鳩工赴期會旁
視若不可堪而君獨裕如也未幾以課最聞再遷承
議郎還闕除監大觀庫遂以疾卒于京師大觀元年
某月某日也享年五十三君娶黃氏左中散大夫某
之女封壽安縣君有賢行配君無違德男一人曰偉

明擢崇寧五年進士第秀州崇德縣尉女二人長適某
次適某女二人君為人樂易不事表襮居家奉親無
違兄亡事寡嫂盡敬畜其孤如己子家素貧清約自
克而賙卹族黨無吝色內外姻睦人無間言初與侍
御鄒公某管城尉游君某友善二人皆早世君教育
其子恤其家卒克有立古之朋友視兄弟斯道廢久
矣觀公所為足以激頹俗也性嗜學自六經百氏古
今傳記蓋無所不讀下逮山經地志陰陽卜筮星曆
之書浮屠道家之說亦無所不究旁穿曲貫各得其
宗為文長於論議尤工於詩辭義清遠有作者風氣

涖官臨政務近民不為進趨計明達吏治所至有稱
士論每以用不極其材為恨而君處筦庫恬然也其
自守不田蓋如此有文集五十卷契丹西夏錄十卷
藏於家疾且革為治命數百言惟以孝弟詔其子孫
不及其他非守死善道何以有此君既沒之明年其
孤奉君之柩歸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君于其所道
過錢塘以尚書戶部黃公之狀來乞銘曰先君之友
惟公為最厚宜得銘以葬予雖不能銘義不得辭乃
論次其平生歷官行治之大節而銘之銘曰允矣吳
侯獵德在躬闕弗大施而卒于窮其施惟何二邑之

思澤卑不流迺止于茲其存不朽有擘其文銘昭于
幽以詔後人

龜山先生集卷第二十九

墓誌銘

陳君玉墓誌銘

大觀三年歲在己丑二月乙酉居士陳君卒越明年其詞孤經德不遠數千里狀其行走僕來睢陽乞銘於予予雖未嘗知君也而與其二子游厚善今不遠數千里來請銘義何可辭乃為之銘君諱某字君玉温州平陽人也曾祖諱某祖諱某以好學篤行稱于州里父諱某皆隱德不仕君為人剛果有遠志迪諸子以學資其費不會其遇人樂易無踈戚之間賓至

必為具盡歡乃已人有善雖小伎稱之若不及周人之急不責報務盡其義雖輶橐掃庾不為後日計留也里俗明鬼而信巫有以癘疫死者必累月乃敢發喪君之母夫人亡舉族獻疑欲從俗君獨曰吾寧死耳奚忍為是耶其孝誠不惑蓋天性也疾已革召諸子而戒之曰汝等慎無祈居為鄙俗常態義方之訓死猶不忘非篤於為善何以臻此君喜佛學而不為求福田利益事將屬續所親有為浮屠氏者泣涕問所欲對曰庭前栢樹子復問乃曰已在言前則君於死生之際可謂安矣享年五十有九娶繆氏先君十

四年卒子男四人經德經邦經辨皆業儒女四人長適繆氏次適季氏次適張氏其季皆早夭某月某日葬君于樂溪大嶺之原與其室繆氏同穴君既沒而經邦始以上舍賜第人皆以君不及見為恨而君於死生之際猶不累其心况其他乎然積善之報其後也必大可不占而知矣故繫之詩曰天之於人不可求服田力穡乃有秋君乎有子皆珍瓊韞匱待價千金疇樂溪之原蔚松楸君其無憾安此丘

李子約墓誌銘

公諱撰字子約姓李氏本唐諸王苗裔其先恭王明

以太宗子國於曹有子五人俊傑价備偲遭武氏之禍屢更封傳五王而絕价生濟國公臻無嗣獨其季偲官止左武衛大將軍子孫蕃延與唐始終迄今班班可紀世居陳留至公之七世祖澄為温州永嘉令始遷福州之連江國初三從祖亞荀以進士高第起家至三司鹽鐵判官任公之祖為應天府法曹掾稍遷至縣令郡守所至有能稱最後以國子博士守毗陵卒于位樞將行州人不忍其去共挽留之塋橫山泣送者填道又圖其像歲時祠之至今人有疾取墳土服之輒愈其威惠在人久而不忘蓋如此國博君

生五子公之皇考其冢嗣也娶范氏司封員外郎亢之女國博之喪諸孤無所歸范為營室于蘇故今為蘇人公九歲而孤執喪奉親如禮既冠丁母夫人憂窶甚家徒四壁立閉門自守雖廩食不繼澹如也親故高之爭持薪米以餉服除游太學聞南豐曾公鞏以文名天下公往受業於其門刻意勵行務多識以畜德不為進取計南豐器其材謂當為世用會熙寧五年詔郡國貢士乃作湖水碧詩以勉其行六年遂登進士第調越州餘姚縣主簿用舉者監揚州高郵縣酒稅移江州彭澤縣令遷鎮安軍節度推官知河

南密縣事除澶州州學教授考滿薦書應格改左宣
德郎曾魯公布帥青社辟置公幕府公少從南豐游
南豐兄弟三人皆登顯仕有重望而公尤為翰林公
所知及從青社辟其兄弟至以書相賀謂幕府得忠
信之士礙吏部格不行青社移河間再辟公州學教
授歲滿除太僕寺主簿轉奉議郎坐乘騎誤過欽聖
太后儀衛貶饒州德興縣監酒稅上郎位覃恩轉承
議郎加武騎尉賜緋衣銀魚通判莫州轉朝奉郎加
雲騎尉堂除人例不赴吏部選公罷選郎自陳歸部
授通判求靜軍轉朝散郎未赴以堂除人衝罷改授

簽書奉寧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八寶赦轉朝請郎用
年勞轉朝奉大夫加驍騎尉任滿以恩例就差通判
袁州自永靜改授及罷奉寧任或勸公詣朝廷申理
公曰吾每以士人老不知退為鑒今固躬蹈之耶竟
不往執政大臣賢公行就除通判保州將引用遽以
疾終于正寢實大觀三年七月二十日也享年六十
七公初在餘姚時有茶商夜行遇海舶鉦鼓偕鳴更
相疑為盜持短兵格鬪殺傷十餘人繫蕭山獄吏求
正名不得連年不能決清獻趙公守越聞公名檄公
攝縣事公至吏前負案盈積公一視之即得其情曰

犯時不知在律勿論具聞于州杖遣之餘悉迎开族
解無留未幾邑大治清獻益知公能薦公可任縣令
彭澤縣頻江俗窮陋喜訟尚鬼而信巫公一以信義
道之晨興視事親為決曲直吏簪筆立庭下屏氣惕
息受成命行文書無敢出一語者久而民化服訟日
益稀使者按行見之疑公不事事既而勾稽帳簿皆
精緻無毫髮疵戾可指摘引囚詰吏吏以素不深與
不能盡對公徐進具道所以曲折詳盡卒大喜出朝
廷下括田令轉運使倚法務苛擾欲多得匿戶羨田
為功公爭以為不可使者怒欲劾公留令又沮格無

得申復翌旦且行公抱牘徑造卧内使者驚問公曰
彭澤令以公事白願起視之面抗論移時且請就劾
并解印綬去使者度不可屈卒從之然怒猶不置是
時王公安禮為部刺史使者還金陵盛言公抗對狀
陰激怒之覬共置公罪刺史反壯公所為曰縣令乃
敢與部使者爭衡此必介特有守士也亟呼書吏對
使者前草奏薦公使者意沮猶數陰伺短失卒無一
事可得巫覡有前期唱言某日某所災者已而果然
暴桀因緣為姦轉以相恐公召群巫于庭問以火將
起狀期日處所令將詣伺有不信抵罪又卜于城隍

神祠如所問巫言有不然者毀廟皆曰無有乃下令
敢有復假鬼神造言惑衆者坐之人心悉安朔方士
鮮知學公為二州教授始得名儒為師士向風翕然
一變將門子弟至褫跣注衣縫掖為諸生者不可勝
計澶淵瀕大河自元豐初決小吳河流不復由故道
元祐三年始議遣使脩復公作復河賦二篇贊明禹
功究當時利害甚悉上之不報大抵言河不可復後
卒如公言又廣孟子說著養氣論三篇傳學者其言
深切著明皆可考而行也莫當虜使道公至謂宜先
示以文教迺增闢學舍益市書日親為講說士皆誦

其言化其德初歲才五六人未朞至十倍崇寧詔天
下興學莫遂為邊郡第一其在秦寧事無小大悉賴
公為理雖守將屢易幕府號為省事歲水災首議賑
救民不知有饑公之力也公性簡直不汨於私欲居
家友順遇妻子以禮閨門之內雍如也收養孀稚均
其所有中外無間言不事生產約於自奉而周人之
急惟恐不及交朋友尤篤於信義涖官臨事以理自
將澹乎若無意於仕者至其遇事立斷有不便於民
雖要權必爭不少回屈率意盡誠亦不為矯激之行
微名於世雖仕筦庫必盡力故所至人安之既去而

父益思流落州縣三十年位不稱德士論惜之而公與家人言未嘗有滯淹之歎其視得喪無足介其胷中者故天下識與不識皆知其為鉅人長者及其亡亦莫不容嗟歎惜公晚尤深佛學前數月尚無恙居靜室燕坐終日對家人未嘗輒語屏絕情累若預有知者間惟焚香誦佛書而已家人私竊恠之莫敢問手書寒山詩一首意若示諸子者大抵以攻人之惡伐已之善為戒疾革猶怡怡自若卒無一言及後事公於死生之際安之若此則其素所養可知矣曾祖諱慕玠故任祕書省著作佐郎贈尚書工部員外郎

國博君諱餘慶贈屯田郎中考諱慶常故任忠武軍節度推官贈朝請大夫公娶柳氏括蒼人朝散郎珣之女有賢行生子男六人彌性彌倫彌大彌遜彌中彌正女二人彌倫以公遺奏補假將仕郎彌大彌遜崇寧大觀間連舉登進士第彌大登仕郎興仁府宛亭縣主簿彌遜單州司戶參軍餘皆舉進士長女適進士張延之次適從仕郎廬州舒城縣尉陳溫舒孫男一人女二人皆幼公喜著述文辭簡古有理趣作毛詩訓解二十卷孟子講義十四卷文集五十卷史贊論五卷藏于家其孤將以政和元年二月二十四

日葬公于橫山祖塋之西狀公之行與其族系世次
來請銘予雖未嘗知公而與其子彌大游考公之行
與其歷官行事始終之大節皆足以垂世傳後是宜
銘乃叙而銘之銘曰李本羸姓爰自高陽天祚神堯
興于有唐本支十三明國于曹或絕或封惟時之遭
低實其季為衛將軍位雖不充蕃蕃子孫世載其德
著于毘陵疾誰與廖邦君之靈公蘊大噐增光于前
匪斲匪雕矩方規圓問學有原左右之逢士得其師
靡然向風有社有民庇之以身義在必爭力回千鈞
畜大不施其行則躡寄之去來視猶一蛻善無不報

不于其躬力穡之勤後穫必豐矧公多子惟公是似
責報于天如執右契橫山之陰有墳其墟公則無憾
永安此居

許德占墓誌銘

政和五年春二月戊辰居士許君卒越三月癸酉葬
于晉陵萬安西鄉之原與其先夫人同域是時予方
歸省松楸其子知微不遠數千里以書來請銘歲十
一月予至自延平知微復踵門而告曰先君潛德隱
行足以貽範後昆諸孤奉承罔敢失墜惟是幽堂之
銘所以譔德紀善發揚幽光而無詞以刻大懼泯沒

無稱以為親羞重諸孤之罪敢以是請予來居毗陵
父竊謂君一鄉必有一鄉之善士訪求之得君之行
治為詳又與其子知微游其何可辭君諱玩字德占
生而有至性純行未十歲喪其怙恃哀毀如成人家
素豐美而君獨澹然不以一毫置其膏中其所取僅
足而已不為多寡計也約於自奉而急人之急不趨
如在已者雖里巷踈逖之人昏喪之不能具疾病之
無醫必悉力周之至倒廩傾困不吝也娶李氏有賢
行作配無違德先二十三年卒生子四人長曰知微
處州縉雲縣丞次曰知彰大學內舍生曰知柔早夭

季曰知剛處州貢士三女長適進士李敦復次適承
奉郎應天府中城縣丞晏躬行次蚤卒孫男三人曰
林曰棟曰櫟女三人皆幼平居勵諸子以學曰士知
為已而已湏以發策決科以誇耀流俗非吾志也初
喪其夫人年尚壯即屏居于外不復以世累攬拂其
心曰味佛老之書以自頤蕭然一室雖家人有經日
不見其面者非靜定詎能爾乎自縉雲得疾其子公
檄奉君以歸已而疾少瘳忽一夜向晨顧謂侍子曰
今何時曰鷄鳴矣遂命扶起正其四體反席而沒享
年五十有八君為人貌溫而氣和喜怒未嘗形於色

清慎寡欲恂恂惟謹輯睦中外必盡誠意故其存也無間言其沒也吊哭者盡哀焉惟許氏之先曰堅者有卓行浮沉廬阜九華之間初不知其何許人也至君之高祖正顯始自江寧徙居常州之晉陵故今為晉陵人結廬東山之阿與孫氏比居友善未幾夫婦俱亡而君之曾大父懷素尚幼孫氏收鞠之其後族人自江寧來訪堅之後者携而往孫氏匿不以告比其長以其子妻之且告之曰高人之後宜蕃衍必有大其門者并其資付之而去卒莫知所之孫氏亡其名殆堅之徒歎懷素生延福延福生億君其季子也

唐亡更五季之亂衣冠舊族流離散徙雖名卿大夫有不知其所從出者况堅之與世相忘乎自堅至正顯譜系中絕其世次莫可考也然邦人至今以君之居為許堅家云銘曰堅有卓行其存不亡展矣斯人于堅有光無墜前脩必大其門德人之言以詔後昆

楊氏墓誌銘

陳濤子通將葬其母夫人不遠千里以書屬予銘子通予之外兄弟也吾母與其父京皆居士諱選之子居士予昔為之傳者蓋隱德君子也其夫婦俱蚤世吾母與其兄少孤友愛異甚其為人嚴恭儼恪不妄

嬉笑靜慎有父風夫人尊事之每順適其意無少忤者比其亡而予尚幼夫人撫存之視猶子也今欲誌其墓舍予其誰宜乃叙而銘之夫人楊氏將樂人也祖諱思父諱苗世為田家夫人年十六歸于陳氏其事舅姑以孝聞事其夫盡婦順晨昏奉甘旨必身親之不少懈輯睦中外無間言夫亡勵其子以學卒克有立宣和元年六月十七日以疾終于正寢享年八十有九子男二人長曰渤次曰濤女二人長適進士黃寧與長子皆先夫人卒次適進士孫昇孫三人曰致柔曰致虛曰宗虞女孫一人以是年十月九日葬

于城南陽坑之原銘曰富而壽福所元兮攸好德力足賢兮誌諸幽永弗諼兮

梁明道墓誌銘

政和八年七月戊戌梁侯卒于其子崑山令之官舍越明年其孤欲扶柩歸于其鄉將以宣和二年八月十六日塋于交湖山之原前期自青龍走毘陵乞予銘予梁侯同邑也雖未之識而聞諸鄉評得其行熟矣今其子又請之勤若是義何可辭乃為之銘梁侯諱伯臣字明道南劍州將樂人也曾祖龔祖筠父世廣明道資孝友事其親能盡力撫諸弟無間言母夫

人得末疾餘三十年未嘗斯須去其側晨興奉盥饋侍湯劑必躬服其勞終其身不懈親亡哀毀幾不勝喪逾年乃能襄事其遇人無踈戚必盡誠意歲饑有告急者雖掃庾賑之不吝後雖自窶弗顧也人有稱貸或負之弗償悉焚券不問其胸中洞然無纖毫芥帶皆此類也其姻家官于嶺外而夫婦俱喪子尚幼五女未有歸明道曰吾可坐視之乎乃命其子迎致之別館為辨奩具以次擇士族歸焉嗚呼末俗日益偷雖天屬之親迫窮禍患盖有不相收者况外姻乎聞其風可以少激矣梁氏世有隱德至明道始勵子

弟以學而其子澤民遂中上舍第崑山之政有惠愛明道陰相之力為多故邑人欣戴之其病也為之祈禳幾月無虛日其沒也哭之無不盡哀焉其得人心盖如此晚留心釋氏疾且革問棺歛之具已備遂安寢而逝享年五十有九娶蕭氏有子男二人長曰澤民宣義郎即崑山令也次曰俊民女一人先五年卒銘曰積善之報于後必蕃交湖之丘其歸永安

張進之墓誌銘

張氏諱序字進之常州晉陵人也曾祖庭讚祖延祚不仕父霖以其子恩贈通直郎進之兄弟七人長曰

巨次曰與俱登進士第巨雖位不至通顯而以學行為歐陽文忠公所知其所交皆一時名流如右丞脩簡胡公樞密蔣公是也故張氏遂為毘陵著姓進之幼孤能自力其為人謹信愿慤與人有誠意雖喜怒遇事輒發無所容隱過即夷然未嘗宿怨也輕財樂施無踈戚之間視其緩急貸與無所吝雖時有見負折券不問也親戚之貧者月廩食之有常數行之十有餘年不少替暴雨雪鄉隣艱食則給薪米以振之市財治棺以待貧無周身者每千人為一錄曰冥惠飯千僧以薦之歲飢殍死被原野進之歛其遺骸歲

之殆不可以數計也俚俗信襪巫宗人得癘疾闔戶無敢往來者進之日往省之無難色比其亡也所遺一孤女爾進之力為經紀之事無巨細皆纖悉詳盡又育其女為置奩具擇良士歸之郡寮有雅相善者貧甚而抱疾久不愈進之往撫其家親為調劑周之無不至將屬纊以後事付之又聞士自京都還暴卒于逆旅煢然一小僮守之無與語者進之任其託哀其無告為之棺歛凡附於身者咸使無悔焉悉力賻之資其柩以歸二家存沒得以無憾聞者義之宣和四年二月初二日卒于正寢享年五十有八前一

日澡浴更衣若將遠適然家人初莫之省也越明盥
擲坐堂上有親賓與之笑語如常時坐頃忽瞑目起
視屹然已亡矣其於死生之際與世之所謂善知識
者庸有異乎蓋其平生於佛事未嘗斯須忘于心雖
在塵勞中而能自發樂與方外之士游得其一言之
善則終身佩服而不敢失其誠著于中而自信其所
得故能安逝若此為善之效其至矣夫初娶李氏再
娶孫氏男二人曰茹曰蔚皆有文行女一人適凌仲
臯孫二人其孤將以是年四月二十一日墓于武進
縣懷德南鄉巢野之原以朝奉郎高元脩之狀來請
銘乃為之銘曰積德以潤身施惠以及物慶覃後昆
其永無極

龜山先生集卷第三十

墓誌銘

李脩撰墓誌銘

宣和三年閏五月二十有七日中大夫右文殿脩撰隴西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李公以疾終于家歲八月二十有八日塋于常州無錫縣開元鄉湛峴之原與其夫人吳氏同穴越明年其孤以晉陵鄒柄狀來請銘余與公俱閩人又嘗同為諸生肄業于上庠挾策考疑時相從也俯仰四十餘年一時朋游凋喪畧盡與公有平生之舊而知公之詳蓋無為矣宜其有

請於余也余雖不能銘其何可辭公諱夔字斯和其先江南人唐末避亂徙家邵武故今為邵武人曾祖諱侍仕閩以武力顯閩亡退處田野祖諱僧護考諱廣皆隱德不仕考以公貴累贈正議大夫妣黃氏資政殿大學士履之姊累贈高平郡大君繼妣饒氏累贈廣平郡太君皆改贈太碩人公幼孤鞠于外家成童猶未知書而穎悟絕人舅氏大資政黃公擢第歸一見器之使賦詩有驚人語因授以書凡耳濡目染過即成誦至日數千言自是於六經諸子百氏之書下至毛鄭箋傳暮年之間無所不窺學日進文日益

有名從黃公游者咸推先焉是時朝廷方以經術造士公聲聞籍甚所至學者景從贏糧重趼越百舍而至者常相躡也逮居上庠所交皆一時知名士初補監生洎選內舍皆第一龔公原得其文讀之歎曰此必山林幽棲篤學之士所為今之學者莫能為也其後預天府薦及試南省皆第二遂中元豐三年進士第釋褐調秀州華亭尉邑令所為多不法公每規正之部使者欲有所按治聲言行邑公迓之境上則以溫言慰薦且詢令所為公力庇之不以言部使者不悅至邑復詢之丞簿丞簿與令素不協則互訐所短

而令初不知公庇之也亦言公嘗以私故不過聽於是部使者以公為長者已而考覈之三人者皆以罪去而公獨無累人以是知公之器度為未易量也丁繼母饒氏太碩人憂服除調建州松溪縣尉兼主簿秩滿移池州軍事推官太守羅公彥輔性彊愎行事或失中公必面折之初雖不悅而後卒相知也民有乙與甲爭塘水而毆甲至死者獄具刑官欲寘之極典公當書斷建議以為事有所因法不至死爭之得減等公猶不已太守怒甚至以語詆公公不為屈爭之愈力於是命他官書斷其後大理詳讞以甲准盜

論乙乃止當杖審刑書斷官以失入抵罪衆始愧服然公猶坐嘗簽書及用薦者改官降次等授宣義郎人多勸公直其事公卒不自明也差知無為軍廬江縣改福州懷安縣未赴從故龍圖閣直學士陳公軒辟知杭州錢塘縣事有兄弟爭財而訟者累政不能決公至取案牘焚之諭以同氣至情財不足言兄弟感泣拜於庭而去異日公復過錢塘二人猶求見公以謝故觀文殿大學士呂公惠卿帥鄜延辟充經畧安撫司勾當公事初公之尉松溪呂公謫居建州得公之文竒之一見如故以是首辟公置幕下至延安

未逾月適夏人傾國入寇號百萬人心危慄公徐為
呂公陳方畧一路賴以完及米脂之役工未畢謀言
賊兵十餘萬且至諸將棄城而遁公曰彼衆我寡去
將安之是速死爾不若按兵勿動城雖未完冒以樓
櫓彼將以我為有備必不敢進兵法所以使敵人疑
者正謂此也諸將然之卒如所料凡築殄羗威羗等
十餘城未嘗不在其間其後奉進築圖至闕下因上
五議欲使諸路乘虛互出以伐其併兵之謀進取橫
山斷其右臂參用漢唐實邊轉輸之術申命州郡廣
招置之法為足食足兵之計懲二虜輔車相依之勢

以備不虞識者以為切中邊事之要累賞轉奉議郎
除江淮荆浙等路制置發運司勾當公事未赴改授
簽書平江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嘗攝郡事適當累政
因循之後獄繫甚衆公命數吏分條其所犯不日皆
決遣之遂以無事今上即位覃恩轉承議郎勲武騎
尉賜五品服以太學博士召道除太常博士轉朝奉
郎遷知大宗正丞事因職事奏疏上四事大畧以謂
總麻親宜有蔭孫之法非袒免以下小宗有未食祿
者宜廣流澤特官之宗室雖得以科舉進尚宜許之
入學以養成其材且罷刺史以上公使以恤非袒免

無官之孤皆當時所宜行者有旨送講議司除屯田員外郎以論郵延進築功特遷兩官轉朝請郎勳雲騎尉父之遷禮部員外郎天子視學公以為盛德事獻視學頌有旨第其文高等遷朝奉大夫勳飛騎尉時朝廷議禮考文禮官視他部為重非通知古今之學不足以當其任公傳經稽史無留事兩以考課被賞改司封員外郎長貳相與舉留之復還禮部轉朝散大夫勳駙騎尉然公雅意欲就閒曠力請外補除知蔡州朝廷惜其去留為宗正少卿訓辭有曰非清德老儒曷任茲選士論榮之轉朝請大夫天子受八

寶覃恩特遷左朝議大夫兼學制局叅詳官移太常少卿時故相劉公正夫在政府劉公大資政黃公壻也以公聯姻姪亟請避嫌上曰此真太常也因批其奏曰公議所在何嫌之有公遂就職官制行換中奉大夫未幾復慨然語所親曰吾平生為禮學方布衣時已預脩衣冠制度今備位卿寺得司天子禮文於吾足矣士當知止豈可冒進不已遂堅求退或者勉公曰奉常清切於禁從纔一間盍少留乎公笑謝之朝廷度其不可復挽則除公集賢殿脩撰知鄧州兼京西南路安撫使陞辭天子勞問優渥公建言先帝

命官脩中書備對錄以知官吏流品戶口錢穀之數以知禮法文為軍兵名額之數以知刑罰赦宥工事夫役之數蓋體周官歲終受會之意而所以周知天下之務也方今内外事物之要盈虛繁簡之實欲有所稽考盡命左右司畧倣前制為一書上之以資親覽天子深然之有旨如公所請公之意蓋非苟然而已也南陽大藩為帥者多務大體不親事吏得舞文為姦公下車盡革前弊綱紀大整與部使者議事有所不合公獨請于朝事卒見聽當路滋不悅公弗顧也然自是若有不釋然者遂以疾請宮祠朝廷意公

憚安撫一路之勞除知穎州章再上祈懇愈力除提舉杭州洞霄宮勳騎都尉賜爵隴西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公東歸居於梁溪錫山之傍日以文字為娛澹如也子綱為鎮江教官就養子舍與賓客過從盡登臨之適優游自得不復以世事介意嘗有貴公素知公者被召與公相遇於途詢以所欲公從容誦少陵江漢垂綸之句以答之貴公咨美還朝每稱於諸公間以為不可及也及綱為尚書郎丐迎養京師除公提舉醴泉轉中大夫改右文殿脩撰頃之以足疾不任朝謁請復洞霄凡為宮祠者逾十年綱自左史

論事得罪方遠謫公誨之曰進退出處士夫之常汝
勉自愛母以吾老為念也父子之懿聞者仰之及歸
公喜見顏間曰汝罪大謫輕謫未久而歸上恩厚矣
何以論報時公方避寇海陵盛夏遽促歸既還以微
疾上章告老命未及下而公疾已革顧諸子曰汝等
皆在吾左右吾何憂因不復語怡然而逝享年七十
有五公天資純孝繼母饒氏性嚴肅公事之盡子道
得其歡心於兄弟間友愛尤篤既除饒氏喪盡以資
產推與之獨與季弟曼出居淞右廩入之餘一以付
之置不問其後裡祀許及朞親即以與其子締其教

子以孝弟忠信為本聞人一善於父子兄弟間譽之
不容口退而未嘗不以訓諸子也自為小官喜同人
之急祿雖微不為有無計親族之貧不能家者均養
之妹姪甥女無資以遣者必擇配歸之故鄉里語風
義以公為稱首其交朋友盡信義與人接洞然無城
府尤喜提獎後進孜孜不倦門人之躋膺仕者相望
也其在朝廷每有貢舉公未嘗不為考官其所取多
一時名士人服其鑒裁平生唯嗜書無他好幼學嘗
苦無書既仕節衣貶食而積書之富至與巨室名家
埒初黃公以名儒有重望自熙寧以來累踐大官被

遇秦陵進位丞轄士之出其門者衆矣公為兒童時
甥舅自為知己而退然官州縣垂二十年建今上纂
極黃公已均逸于外乃始以學官召擢蓋黃公所以
期公者遠而公亦安於義命不汲汲於進也晚位通
顯而恬於進取又率常數考一遷至一日有歸意則
慨然決去不可留其難進勇退如此公貌怡而氣和
禔順而中勁少有大志而深自韜養不以所長自見
至其蹇然持議無所回隱不為世變所移則有人所
不能者建中靖國初丞相范忠宣公薨太常議行易
名公為博士定其議曰公任臺諫當朝廷清明民物

阜安之時而公正色立朝力陳安危治亂之幾至於
法度之廢興典章之施設大臣之去留人材之用舍
一有不當其心則抗章論列無所顧避至有不得其
言而去其列侍從居宥密位台輔益行所知從容進
見有責難之恭朝廷有大利害與同列辨論上前多
以理勝如罷大河東注之議寢鬼章款塞之質下寬
大之詔以安群心釋朋黨之疑以全善類皆自公發
之然公處心積慮務在體國持論平允不以好憎易
情不以同異介意惟其是之從也故鄧綰移楊公置
綰前日論已之憾而言今日指摘綰事之非元祐紛

更公置熙寧論議不同之念而言今日法度盡變之失非公誠心慷慨不為利回不為義疚孰能然哉若夫救蔡確新州之貶而忘高位厚祿之為可懷論呂大防等宜從寬宥之叙而不知踈遠嫌疑之為可避此人之所尤難而公優為之蓋公以謂大臣之於國有股肱心膂之托而迺心王室曾無內外之間安往而不任其責邪方是時范公名在罪籍雖門生故吏往往諱言之而公之議挺挺不撓如此嗚呼斯可以觀公之心矣故余備載其辭以是銘之庶其流風猶足以立懦敦薄云公娶吳氏奉議郎桓之女初封仁

和縣君先公二十一年卒累贈濮陽郡君改贈令人子男四人曰綱起居郎兼國史編脩官以論事謫監南劍州沙縣稅務得旨復本等差遣曰維承事郎前監在京諸司糧料院曰經通仕郎試補太學上舍生未赴殿試曰綸通仕郎女三人長蚤卒次適奉議郎杭州司儀曹事張端禮次適迪功郎衢州司工曹事周懋孫男六人儀之宗之集之琳之文之麟之女三人有文集二十卷禮記義十卷藏于家銘曰目無全牛奏刀砉然不逢其族孰知其難世故屢更鮮不畔援秉義弗渝其節乃見公於建中士方紛如不倚不

流介然中居哲人之萎讒波稽天鯁議直辭如防在
川群言不孚咸底于罪皇明燭幽公獨無悔易名之
美自公發之世濟之榮公與有之我作銘詩以示萬
世庶其流風聞者興起

令人吳氏墓誌銘

中大夫右文殿脩撰李公諱夔之夫人吳氏其先越
州山陰人仕唐為諫議大夫董昌之亂義不屈遁居
括州故今為括蒼劍川人曾祖崇避哲宗諱贈大理評事
祖毅贈承事郎父桓故任奉議郎知湖州長興縣母
鮑氏金華縣君夫人資孝謹事父母能盡其力飲食

起居未嘗斯湏去側省定溫清各適其節言德功容
人鮮儷焉父母賢之謂必得名士乃可以為配是時
李公以諸生與脩衣冠制度名聞朝廷繼而擢高科
遂以妻之惟吳氏世為望族夫人生大家而李公起
寒素夫人事之盡婦順能以清約自將無驕矜氣柔
明端靜人不見其喜愠治家有常法遇妾媵有恩意
閨門之內雍如也方李公筮仕之初官卑祿微喜過
從調人之急如不及甥姪孤女未有家者必擇對歸
之夫人躬治菽饌必致其精旨罄奩具資遣之無吝
容人以為難而夫人安為之故鄉間篤風義者必以

李公為稱首夫人之力為多也李公從辟鄜延夫人
挈諸子歸寧而金華尚無恙夫人事之益至吳氏族
大間有不相能者必迎致其家聽其言視其容色而
鄙信必消矣其懿範感人蓋如此建中靖國元年李
公自簽書平江軍節度判官廳公事被召為太學博
士既登舟而夫人感疾遂不起實正月七日也以其
年三月十八日葬于常州無錫縣開元鄉歷村湛峴
山之原享年四十有四初封仁和仁壽二縣君李公
之舅右丞黃公以夫人之賢奏賜冠帔既沒累贈永
嘉濮陽郡君改贈令人男四人曰綱起居郎國史

脩官坐言事謫監南劍州沙縣稅務有言牽復未行
曰維承事郎曰經曰綸皆通仕郎女三人長蚤卒次
適奉議郎杭州司儀曹事張端禮次適迪功郎衢州
司功曹事周楸宣和四年余過錫山以其舅從政郎
爽侯彥申之狀屬余銘且謂余曰吾母之亡先子方
趨朝而諸孤皆稚弱不克銘以葬夫銘所以論譏先
美而明著之後世也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有而弗知
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三者有一焉人子之罪大
矣今吾母之德善可考不誣如此而積二十有餘年
幽堂無辭以紀諸孤不仁之罪宜無以自逭願得銘

以補前過庶幾發揚幽光為存沒之慰余感其言故
不辭而銘之銘曰內職之脩闕而弗彰有子之賢其
傳乃光貽爾後人視此銘章

翁行簡墓誌銘

公諱彥約字行簡其先京兆人唐末避地子孫散居
七閩公之六世祖徙家建州之崇安白水鄉故今為
崇安人曾祖伯珎不仕祖元方以其子恩賜朝奉郎
父仲通以文行為東南儒宗學者咸師尊之仕至朝
奉郎累贈銀青光祿大夫有子三人公其長也公天
資穎悟絕人自幼學已能屬文既冠博總經傳尤深

於禮學元豐末游上庠聲聞籍甚一時知名士皆慕
與之交元祐二年與國學薦以祖母壽昌君之喪未
赴禮部試銀青外除造朝欲俟公策名而後告老公
以謂用是緩吾親歸休計非便也請以世祿之恩授
中第銀青不許力請而後從已而兄弟更相推遜聞
于朝事雖不行縉紳義之公既不第益自奮勵術業
益加進建之舉進士者無慮五六十是公再舉皆中
首選從而受業者常數十百人元符二年上即位以
日食下詔求言時公與計偕奏格言二十篇上篇自
祗命原化典學崇儉以至審治言所以立德下篇自

擇術因在兼聽務和以至審勢言所以立政皆陳古
義以砭曰之言近而不迫直而不忤識者重焉政和
三年擢進士第調汝州龍興尉丞相何公素知公謂
所親曰翁生縱未能用不宜辱之捶楚間也改常州
司刑曹事公泣事精敏郡治賴之為多惡吏屏息有
遁逃訖公在幕府不敢出者居二年江淮荆浙制置
發運使以奏計對上問所部人材使者與公初無雅
故以清議所在首以公對驛召為詳定九域圖志編
脩官政和七年改宣教郎除太常博士以與脩因革
禮遷奉議郎歲餘乞補外除提舉河北西路學事及

陟對建言朝廷更八行法使俱試于有司以革奔競
浮濫之弊固善矣然八行初非以文辭選也今限以
等第有中程而不官者與初立法異甚謂凡入等無
問高下俱與廷對以示詳行實畧文華之意時浙寇
犯衢處公之弟中丞公由御史府得請鄉郡公亟以
書屬之曰賊方熾勢必侵軼吾郡自衢信抵浦城崇
安險阨易守不可犯惟處之龍泉至松溪浦城皆易
野無捍蔽龍泉破則建危矣龍泉之士有葉植者其
人邁往有智略因之使拒守宜可倚辦中丞公然之
比至鎮植已率衆拒賊即出兵益給糧械助之卒如

公所料朔方士大夫聞之謂公料賊於數千里外如指諸掌非智慮精審過人能如是乎公在朔部尤以人材為意有所薦拔必擇行能卓然者先之如解習之徒是也學政於民事初無與焉公所至必諏訪民間利病與夫實邊制勝之術日與將士講畫意謂異時以使事歸報面陳之為朝廷經遠之慮既罷使事不復對除權發遣黃州轉承議郎宣和四年夏之官道改高郵軍高郵當江淮孔道商旅所出入類多以貿易茶鹽為業姦民訐圭撮銖兩之私連逮抵罪者不可勝計公下車有告言者隨決之無留吏猶習故

常白公欲以枝辭蔓其獄公曰兩獄充斥若等尚恨其少邪吏聘貽失對於是一郡相慶知公以民為念吏不得倚法為姦也歲大旱公以禱祠疲甚既雨而公得疾所親以是尤公公曰民蘇而吾病無憾矣病浸極遂乞致仕章未報以八月丁亥卒于軍治之正寢享年六十有二公性孝友事親盡子道於兄弟怡怡如也敦睦姻族人無間言遇人無賢否一以誠意人人自以為親厚而與之同趣蓋鮮矣延平陳公晚居淮南見公喜語人曰翁奉常靜恪有謀使得志殆能濟務其為名流推重如此公為高郵視事纔數日

屬疾民或未識公面及公之喪行道之人皆出涕曰
失吾賢守也蓋誠之感人未有不動者娶吳氏奉議
郎桓之女封孺人子男二人曰捷迪功郎克兩浙轉
運司管勾文字曰抗未仕女一人適承事郎李維內
外孫男女十人有文集十卷其文精緻潤縹得作者
之體尤長於詩藏于家昔公在太常二弟俱持節還
朝列侍從居要官公復出使于外建雖多士為東南
最而兄弟俱被榮寵未有前比意公晚仕積厚而源
深其發必遠遽爾淪喪士論惜之其孤將以明年六
月丁酉葬公于白水之原屬余銘余於公有朋友之
義不得辭銘曰獫德之勤名則隨之名實既孚君子
之歸溘深有源涓流未施百世之傳視此銘詩

世

